



## 雨中的小花

□莫小红

人们还在睡梦中，老天就发起狂来。他将风、雨、雷、电全带来了，他撕破脸，吼破嗓子，这一番肆意酣畅淋漓。早上八点过，雷声停了，雨还扯天扯地，打在雨阳篷上咄咄作响，窗下那棵重生的椴木枫的枝叶被雨洗得油亮。

雨的箭簇在地上射出无数个银亮的小窝，终是淹没了自已的足迹，于是随意地流、任性地聚，装满了土坑，填平了低洼，又漫向四处。洪水从河的上游下来了，气势汹汹，裹挟着黄泥、老树、新枝、杂草，还有泡胀了的家畜，滚滚西去。

雨还下着，密密的，终究是小了些。风吹着，斜斜的，将雨也吹得歪了脚，偏偏倒倒的。又将柳树的发丝吹乱又捋顺，柳叶尖儿上留晶莹的水珠子，又将雨吹出雾气，飘散在空中，氤氲开来，将雨帘晕染出奇幻的空蒙。

太平廊桥被雨水浸润得发了墨一般，翘角下的小红灯笼被风撞得晕头转向，飞檐静默，桥上的店门紧紧地闭着，店牌难得清静，默默听雨。行人很少，偶尔走过一两个，也是匆匆的。风雨桥上观风雨应该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，然这样的大雨，桥上黄浪滚滚，总是使人心生畏惧而避之不及的，还是早早地逃离为好。行色匆匆中，出现了一个与这场景完全不相符合的身形，蓝色薄雨衣下透出橙黄的萤条环卫服，头上戴一顶花色的竹斗笠，一手提着围了白色塑料袋的铁撮箕，一手拿着橙色长柄的扫帚，慢慢地扫着廊桥上的垃圾。那个人我认识，陈嬢，廊桥的清洁卫士。

“陈嬢，下这么大的雨也不休息吗？”我走过去跟她打招呼。

“不能休息哦，这个路段是我的管护区，要看着的。”瘦小的陈嬢一边从水里捞起一小片纸一边说。这是我从她嘴里听到的最多的话——在寒风呼啸的冬日清晨，在烈日当空的夏日。地上的垃圾并不多，但她的目光搜得特认真，即便是拐角旮旯里的小碎屑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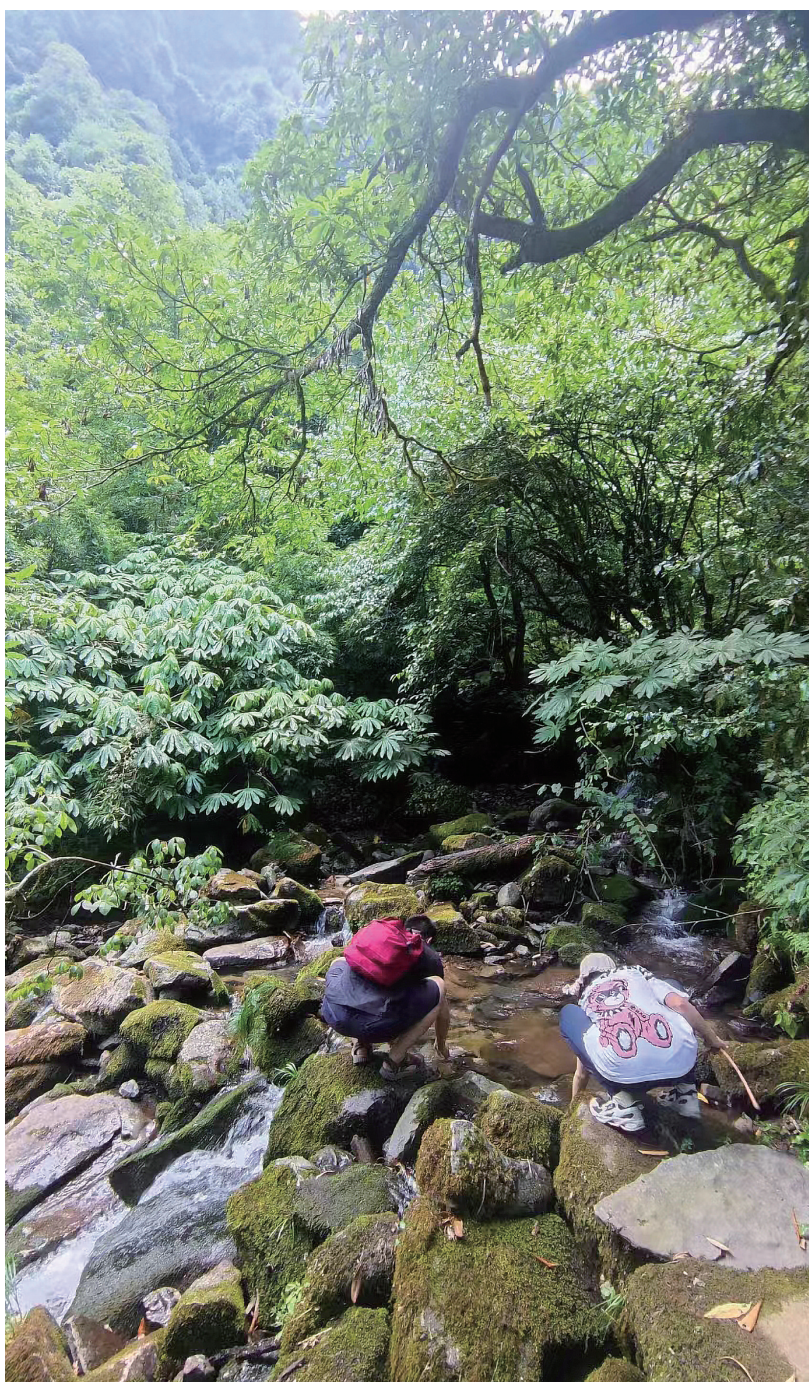
也逃不过她犀利的眼。她的迷彩的胶鞋已经被打湿了。说话间，她也没停下来，眼睛四处搜寻着地面上的杂物。

“这上也脏啊，你可以去躲躲雨的。淋湿了身子，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。”三十多年前，陈嬢得过一次大病，那病差点要了她的命。那时她还年轻，丈夫在城里上班，她带着两个孩子在老家务农。在人们都在为她喟叹的时候，她竟以顽强的毅力战胜了病魔。她始终认为是劳动救了她的命，因为生病期间，她是用劳作来驱赶病魔的。

二十多年前，农村人进城是被很多人羡慕的，因为终于可以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了。但这对陈嬢不适用，搬进城后，因为闲着，她浑身不得劲儿，整天心像被猫抓似的。她去城外山上找荒地开垦出来种菜，一下子就精神抖擞了。后来城市规划，她种菜的地再也不许种菜，附近又找不到其他可以垦荒的土地，就叫家人帮着找工作，说是要不然就回老家住去。拗不过她的牛脾气，家里便托人给她找了环卫工人的事做。当年那场病后，陈嬢的体重再也没有上升过，不足一米五的个子，不到四十公斤的体重，看起来瘦弱得很，但你简直难以把她瘦弱的外形跟她强大的内心联系起来。陈嬢十分珍惜这份工作，一丝不苟地干着，不为生活，只为对“生命在于运动”的坚信与对生命的质的坚守。

“不会的，有帽子呢。”她指指头上几乎将自己黑瘦的脸遮完了的斗笠，微笑着说。

雨小了些，陈嬢弓身拾起又一片飘浮在水中的小纸屑。雨打在她的帽子上，又悄无声息地滑下去，仿若多年前那场病，虎狼般来，灰溜溜地去。都说廊桥美，而那一刻，我觉得陈嬢比廊桥还美。告别陈嬢向前走去，雨还在下，没有一点停歇的意思。转过头，雨中那蓝色雨衣中透出的橙黄格外耀眼，如同一朵慢慢游走的小花——风雨兰。



亲山水。 彭静 摄



刊头书法 空一 总第2008期

## 久违了的雨

□潘辉

盼雨的人们今天终于等到了一场久违了的雨，一场普通的雨，也是一场生动的雨。下雨之前，天色突然间变暗了，天空中布满了乌云，云层显得很厚。这似乎预示着一场大雨即将来临。接着来了一阵风，算不上狂风，四五级风是有的。风吹之下，树的枝叶、树干的上半身开始随风起舞，并且摇晃起来，也听见了树叶在风中哗哗响的声音。雨下起来了，风势助着雨势。一开始是小雨，淅淅沥沥，雨脚一会儿儿直，一会儿斜。雨最会见风使舵了，风往哪边吹，它就向哪边斜。

忽然，窗台下不远处树冠上飞来了一只白头翁。许是也跟人一样，早得久了，偶尔遇上这么一场雨，也显得格外的欢喜。在剧烈摇摆的枝头与枝叶间，扑腾着翅膀，不停地跳跃，就好像在为这场久违了的及时雨举行一个小型的庆祝会。只不过这场庆祝会参与者寥寥，白头翁唱了一回独角戏。想必它的同伴们在别的树上或者在任意地方也举办了同样的庆祝会，而我和孙儿有幸成为了这场庆祝会的幸运观众，不至于使得这场庆祝会显得过于冷清，其间这只鸟儿还抽着空在枝叶间觅食。雨渐渐大起来了。雨水渐渐打湿了地面，过了一会儿，地面上也积了雨水。大大小小的雨点打在水面上，溅起了一个个水花，漾起了一圈一圈的水环。这时候已经听得见雨滴打在对面楼窗的遮阳棚上噼里啪啦的声音。楼顶上的雨水顺着房檐形成一个水柱倾泻而下。

忽然，我们看见对面楼顶上花园里的树枝叉上，站着一只小鸟，远看好像是一只麻雀。它在树枝叉上灵活地跳

跃，然后时不时用力地抖动几下翅膀。我给墩儿说，雨下得大了，它要抖去身上的雨水，这样身体会轻松自在……

这时候，突然在小区的走道上一个拉着垃圾清运车的中年男人走过来了，他走到垃圾桶旁边停了下来，然后弓着身子将垃圾桶里的垃圾往清运车里搬。他没有撑雨伞，头上什么遮雨的家伙都没有。可能早上出门前没有听天气预报，或许是知道这场雨的到来，他有意愿与这场久违了的雨来一场美丽的邂逅。这个男人在雨中不慌不忙地做着他要做的事，仿佛越下越大的雨淋的不是他……总之，原因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场雨到底是来了。

一岁三个月的孙儿也跟我一起欣赏着这场及时雨吉祥雨，随着我手指的方向一边认真观察着，一边耐心地听我讲解。他时不时对着我微笑，似乎在告诉我，她爸讲的我听懂了。整个过程持续了足足十分钟以上，墩儿神情专注，就连来到我们身旁为我们拍了两张照片的姥姥都没有使墩儿分神。这么持久地专注于一件事情上，让我不得不相信，对于他面对的下雨的场景，和在雨中发生的一切，他都愿意甚至乐意看下去，许是墩儿也与大人们一样在久旱的日子里盼着这场雨呢！

看着窗外的雨一阵紧似一阵，我竟然突发奇想，啥时候这雨也能实现智能管理。当人们需要的时候，它就来了，不需要的时候，它就去。需要多少它就来多少，完全听凭人们可着劲儿招呼，人间从此再无干旱水涝这种忧心事儿。

持续的高温，炙烤着每一个人的灵魂，缩在空调房里，躲在窗帘后面，眯着眼睛偷看烈日，仍然感到酷热难耐、烦躁难消。脑子里只有一个声音在叫嚣，逃离，逃离。声音越来越大，逐渐占据了我们的头脑，控制了我的身体。我别无他法，唯有服从，迅速逃离。

以往的避暑胜地，也难逃特高温的侵扰，虽然天空湛蓝，偶有清风，但正午的阳光还是让人无法直视，一顿饭下来照样汗流浹背。所幸还有可逃避的地方。旁边的一片森林，树木遮天蔽日，石间溪流淙淙，让人想起就顿感清凉。

人得林中，凡尘喧嚣，世事繁复都不复存在，只剩下清风绕指，树影婆娑，蝉鸣缭乱，闲云翩跹。清凉劈天盖脸地砸下来，汗渍的衣服不再黏腻，不禁停步，仰头享受。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叶，落在地上变成柔和的光斑，随着我的一呼一吸，毫无章法地闪烁着。好像并没感觉到风的拂动，但总感觉树梢的叶在动，草在动，甚至地上堆积的落叶也在动，林中的一切仿佛都在动。好半晌才顿悟，也许只是我的身在动，我的眼在动，我的心在动。

仿佛是为了打破我的癡症，一只鸟从林中蹿出，一晃眼又冲上云霄，不见踪影；一只松鼠在树丛中探出脑袋来，飞快从一棵树杆荡到另一个树梢，难觅

迹象；一只蚱蜢在我脚下的落叶里蹦出，三跳两跳，无从寻找。那些声响瞬息即逝，仿佛从未发生只是幻影，但又惊天动地直击人心。一只蝴蝶晃悠悠地飞过，整个森林都在细微地颤动。森林太安静寂寞了，蝶翅惊起的风，虽然不一定能够引起龙卷风，但也足以让人心安。坐在林中厚厚的松针落叶上，一只蚂蚁爬上我的脚，舞动着触须四处张望，丝毫没有半分怯意，仿佛我与它一样，都是这山林的一分子。

溪水倒映着蓝天，水底的石头树叶清晰可见，透澈得让人忽视它们的存在，在一块石头前用一朵白色的水花证明，复又变得透明宁静。忍不住与它亲近，用手撩了撩溪水，觉得不过瘾，干脆脱掉鞋子，整个人站立在清浅的溪水中。水轻轻地簇拥着，轻轻地挠动着身体，也轻绕着人的心，清凉从脚底浸入，迅速蔓延到头顶，累积多日的躁热和烦闷烟消云散。水温柔地流淌、冲刷、洗涤，不倦地将暑热、烦忧、时光一并带走，人渐渐变得清明透彻起来。

古人偏爱归隐山林，或为气节罢官还乡，或郁郁不得志，或被贬流放，如陶渊明、苏东坡、陆放翁、王阳明、李太白等，他们总在回归山林隐居中找到自我，找到灵魂的皈依。陆游那句狂放不羁的“家住苍烟落照间，丝毫尘事不相

关”，陶渊明那种悠然恬静的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苏东坡豪情万丈的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”，都让人生出若在仙界上，不在五行中的羡慕。他们用一生告诉我们，心之所向，不过是诗书田园，天地自然，才是我们身心最终的归宿。

林中时有人迹，却并不喧闹，也丝毫没有违和感，仿佛他们本属于这山林。陶渊明说“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”，走回到山林之中，就像回到母亲的襁褓，身心皆为放松，感到由衷的安全。他们或悠然自得地闲庭漫步，或卧在青石上养神，或坐在草间落叶间静思，或在溪流里戏水，他们的神情怡然自得，轻松惬意，就像丛林就是自己的家。也许他们是这里的常客，也许如我一般乍到，但虽是初来，亦是归客。

长期蛰居在钢筋水泥的楼宇里，却始终还是城市漂泊的过客。走入山林，就如返回故土，一山一水皆是旧景，一草一木都如故人，天生的亲近，镌刻在骨血里，烙印在基因里。走入山林，就如祖先百万年前从森林走出一样，倾听亿万年前的天籁之声，用心感受每阵风每朵云的久远心思，用手去触摸每棵树每朵花的柔情温度，用温情目光与他们对视，轻轻地说声：“故人，别来无恙。”

时隐时现。阴晴不定的天色、时隐时现的景物，让人间添上了神秘莫测的美。这是初到瓦屋，我遇见夏季烟雨的

美。二上瓦屋，已是癸卯兔年，我遇见了仲夏生动明丽的美。这次，山顶有了太阳，仿佛给大自然开了滤镜。光让前路的景色更加分明，所到之处皆是豁然开朗的新景象。路上，鼠儿吞吃的，猴儿争食，蝶儿共舞，蜂儿成群，一派生气。鸳鸯池水折射着太阳的光辉，显得愈发澄澈深邃。

一路上，我寻找着三年前合影的场景：树洞更大了，大得快能盖下长高的我；熊猫雕塑依然举着大叶子立在道旁，等我再次钻进它的怀抱……瓦屋山也不再是一座普通的山，它已经与我的记忆产生了连接，成为记录我成长的、带给我无限乐趣的生动场所。

## 德孝城书

(二首)

□王守槐

在孝泉，想把德孝城揣进口袋  
把“一门三孝”的故事捆扎成鲜花  
还想把姜诗、庞三春、姜安安  
太白金星的马鞭，统统装回乡下

写作课上，一群孩子齐声诵读  
安安送米七岁半，涌泉跃鲤为孝泉  
我会趁机说起老街茶铺的李大爷  
他的评书惊堂里，有大朵的浪花

其实，德孝城就是一家书坊  
我和孩子们，都签上自己的名字  
把安安送来的稻米，寄回故乡  
让母亲，一遍又一遍呼唤乳名

姜家祠堂中，解说员抑扬顿挫  
九碾十三梯，八柏一点红  
正在渲染德孝城的前世今生

## 半边街，盖碗咖啡

半边街，匠人的斧子  
扶起风雨飘摇的穿斗老屋  
弯曲的铤，与咖啡豆  
舞出一曲旋转的华尔兹

旧城深处，草木葳蕤  
一棵树与另一棵深情相拥  
花期与心事，在耳边低语  
叶脉之间，渲染彼此的灵魂

从乡村启程，霓裳的女子

程枫准  
夏天诗卷(篆刻)

把植物的汁液，羽化成浓墨  
把街道的青石板，洗成轻纱  
用盖碗，装起雨巷的背影

七月，一垄青葱的禾苗  
我们一起结队，走在去孝泉  
或是品咖啡的途中

## 秋雨蒙蒙下

□罗心秀

秋雨蒙蒙下  
消尽天上人间暑热  
看乡村千里稻田正金黄  
观城市烟雨楼桥如画

绿树荫里蝉鸣声声  
声声清越而带忧  
芳草丛中虫吟远近  
远近呼号，似为秋嗟

蝉虫也感到秋凉了  
它们在风雨里不断凄鸣  
远近呼号着  
它们也为生命短暂呼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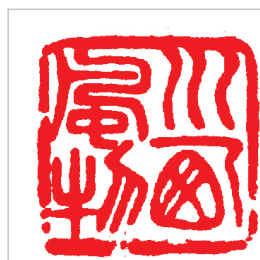
处暑以后，秋更凉了  
一场秋雨  
一层寒意  
感叹万物的枯荣  
美好时光一去不返

沐雨的草叶分外亮绿  
草尖叶上水露滴翠  
沐雨的花朵分外鲜艳  
几声鸟鸣恰似音符

阴云满天空，细雨仍在下  
一派金秋丰收景  
回乡的人们很精神

## 山林皆故人

□何华

刘松柏  
川西风物(篆刻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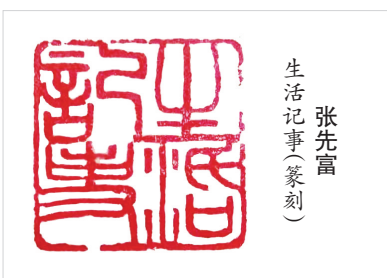
## 二游瓦屋山

□毕曦文

时隐时现。阴晴不定的天色、时隐时现的景物，让人间添上了神秘莫测的美。这是初到瓦屋，我遇见夏季烟雨的

美。二上瓦屋，已是癸卯兔年，我遇见了仲夏生动明丽的美。这次，山顶有了太阳，仿佛给大自然开了滤镜。光让前路的景色更加分明，所到之处皆是豁然开朗的新景象。路上，鼠儿吞吃的，猴儿争食，蝶儿共舞，蜂儿成群，一派生气。鸳鸯池水折射着太阳的光辉，显得愈发澄澈深邃。

一路上，我寻找着三年前合影的场景：树洞更大了，大得快能盖下长高的我；熊猫雕塑依然举着大叶子立在道旁，等我再次钻进它的怀抱……瓦屋山也不再是一座普通的山，它已经与我的记忆产生了连接，成为记录我成长的、带给我无限乐趣的生动场所。

张先富  
生活记事(篆刻)